

福田



250

卍 佛教月誌 卍

- ◎寺院大小，法門高鄙，南傳北地，近期紛紛禮拜梁皇寶懺，形成佛門共法。
- ◎台中縣霧峰萬佛寺第二代住持常開法師，3月10日安詳示寂，僧臘戒臘16載。
- ◎高雄縣深水觀音禪寺住持開良長老尼，2月23日安詳捨報，戒臘27夏，僧臘30載。
- ◎在台灣流通佛經，歷史最久，台中瑞成書局，在高雄設分店。
- ◎台北國家圖書館，舉辦珍藏佛經特展，日期2月27日至4月10日。
- ◎台北平溪，將設「少林文化中心」。推廣少林禪武合一「少林功夫」。
- ◎鐘名槌椎、鐘鼓管磬、魚板鈴鐺，佛教道具之一大鐘，教內教外，大為流行。撞鐘成為佛教社交。
- ◎凡事以人才為本，佛教教育招生者，研究所院有：法光、元亨、華嚴、玄奘、弘誓、法鼓等。佛學院招生：海明、圓光、台南女眾等。
- ◎傳授三壇大戒：新營妙法禪寺，3月19日開堂。高雄縣日月禪寺，11月11日開堂。又苗栗大湖法雲禪寺，4月17日起，傳授在家五戒。
- ◎自民國元年至38年，佛教雜誌數百種，組成209巨冊出版。



本期目錄



封面：四壇城念珠 大明攝

- 1 • 佛教月誌
 - 2 • 天台東土九祖贊述……………宋志磐
 - 4 • 以智者大師《六妙法門》與熊秉元《經濟學始於佛法式微處》對話(二)……………明了
 - 8 • 《因明蠡測》序……………沈劍英
 - 9 • 前彌曼差派(Pūrvamīmāṃsā)(三)——《印度六派哲學》第二篇……………木村泰賢著 依觀譯
 - 13 • 智者(上篇)——東土的小釋迦天台智者(顓)大師(三)……………南舫
 - 21 • 修行的榜樣……………曙壽
 - 24 • 藥師佛法的靈感(九)……………何世亮
 - 27 • 那一夜，世尊為他上了最後一堂課……………雲庵
 - 32 • 湛然詩鈔
 - 33 • 九十六年三月份會務報告
- 封底：舊日(三)(某寺請經虔誠莊重)

天台東土九祖贊述

宋志磐

初祖龍樹菩薩

章安有言，智者觀心論云：歸命龍樹師。驗知龍樹是高祖師也。輔行釋之曰：智者應稱龍樹爲曾祖師。若以尊上爲高，則如漢齊諸君，並指始祖爲高。所謂功德無上，謚爲高耳。今家亦以龍樹爲始祖，故智者指爲高祖也。夫傳佛心宗，紹隆道統，後人尊之，通稱爲祖。故金口祖承，二十四聖，皆以祖爲稱也。下至此土，九祖相繼，亦此義焉。是知今言高者，誠如荆溪，功德無上之義，非同俗間，曾高之稱也。

二祖北齊尊者慧文

北齊以上哲之姿，獨悟中觀。而當時諸師，無與競化，非明、最、嵩、鑒所能知也。既以口訣，授之南岳，而北地門徒，曾

無傳者。蓋當高氏，政亂國蹙之日，宜此道之不能顯也。南山傳僧，逸而不載，亦豈無所考耶。慈雲云：得龍樹一心三智之文，依論立觀，於茲自悟，豈曰無師。

三祖南岳尊者慧思

南岳以所承北齊，一心三觀之道，傳之天台，其爲功業，盛大無以尙矣。故章安有曰：思禪師，名高嵩嶺，行深伊洛，十年常誦，七載方等，九旬常坐，一時圓證。師之自行，亦既勤矣。至於悟法華三昧，開拓義門，則又北齊之所未知。故荆溪亦云：文禪師但列內觀視聽而已，不可信哉。

四祖天台智者智顗

捨天台之學，而欲識佛法意者，未足與議也。故自夫聖教東度

，經論遍弘，唯任己心，莫知正義。齊梁之際，挺出諸賢，盛演法華，立言判教：一音四相之說，四時六宗之談。衆制紛紜，相傾相奪。南三北七，競化當時，猶夫粟散小王，妄自尊大。而不知金輪飛行，統御四海，威德之盛也。惟我智者大禪師，天縱之聖，備諸功德，以爲續承三觀之緒，未遂光大。於是約法華悟門，說止觀大道，立經陳紀，爲萬世法。至於盛破光宅，則餘者望風。遍難四宗，則他皆失據。宣布至化，坐致太平。非夫間生聖人，其孰能爲此大業者哉。然則欲識佛法意者，其唯天台之學乎。

五祖章安尊者灌頂

昔在智者，爲佛所使。以靈山親聞法華之旨，惠我震旦。乃開八教，明三觀。縱辨宣說，以被當機，可也。至於末代，傳弘之寄，則章安侍右。以一遍記之才，筆爲論疏，垂之將來，殆與慶喜，結集同功，而比德也。微章安，吾恐智者之道，將絕聞於今日矣。

六祖法華尊者智威

世謂徐陵，對智者發五願，轉身得出家學道。證法華三昧，嗣承祖位。今詳觀願辭，何期心未深，而所獲更勝。殊不知靈鷲同會，咸爲得入，故能以自在力用。或現世俗身，或示比丘相。昔徐陵，今法華，大權益物，隨願出興。豈當以世間因福受

報者，比量之耶！此意有權實二義，唯明教者知之。

七祖天宮尊者慧威

或見梁氏統例，二威緘授，其道不行之言。則便以爲緘默無言，坐證而已。然梁氏此言，將以張皇荆溪立言。弘道之盛，故權爲之重輕耳。要之，講經坐禪，未嘗不並行也。不然，法華聽習千衆，天宮求道無數，爲何事耶！是知其道不行，亦太過論。

八祖左溪尊者玄朗

刺史張成綺狀其行曰：師誨人無倦，講不待衆。一鬱多羅，四十餘年。一尼師壇，終身不易。食無重味，居必偏廈。非因討尋經論，不虛然一燈。非因瞻禮聖容，不虛行一步。未嘗因利，說一句法。未嘗因法，受一豪財。遂得遠域龍象，鄰境耆耄。爭趨以前，填門擁室。若冬陽夏陰，弗召而自至也。

九祖荆溪尊者湛然

疏以申經，記以解疏。夫然故旨義，始歸於至當。而後人得以守其正說。大哉釋籤、妙樂、輔行之文。其能發揮天台之道，疇不曰厥功茂焉。不有荆溪，則慈恩南山之徒，橫議於其後者，得以並行而惑衆矣。師之言曰：將欲取正，捨予誰歸。誠然哉！寶訓也。本記言：搢紳受業者，數十人，知當時儒宗君子，學此道者，若是之盛。今所聞梁李三四人耳，惜哉。

以智者大師《六妙法門》與 熊秉元《經濟學始於佛法式微處》對話（二）

明了

三、從「空出假」是修行第二成就：

熊先生說，後來，老師的手術很成功，復原的情形非常好。有一次在電梯裡意外遇到老師，熊先生問候老師：聽說老師退休之後，反而更忙，現在掛了多種頭銜，一共領六份薪水！老師聽了，嘴角上浮現一抹慧黠的微笑，然後小聲的說：不只六份！這是多年前的往事，到現在為止，我還是不知。熊先生不敢肯定老師手術後如此積極生活是佛法或花花公子雜誌之動力所驅？前述已謂色情非助道之物，故應由其師讀佛書領悟佛法中所說之「從空出假」來看待。

1. 佛法中所載之菩薩從空出假後的生活：

(1) 修菩薩道是依釋尊過去的本生而來的。在本生中，修菩薩行不一定是出家，如善財所參訪的菩薩，多數是人。出家的

，有比丘、比丘尼。在家的，有仁慈的國王、法官、航海者、醫師、製香師、語言學者、數學家、長者、優婆夷、童女等；也有方便示現殘酷嚴刑的國王、愛欲的淫女、愚痴的「服樹濕衣」的外道仙人、「五熱炙身」的苦行婆羅門。也有不是人的，如一頭四手的大天（神）；衆多的夜叉，是女性的夜叉。有的是出家，有的是在家，有的是人，有的是鬼神，這樣的菩薩而行菩薩行。（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頁102）。

(2) 天台宗《六妙法門》對菩薩的行法：

智者大師在《六妙法門》〈第七旋轉六妙門〉中說：從空出假旋轉六妙門，即是法眼道種智，法服道種智，不與聲聞辟支佛共。云何菩薩，於數息道中，修從空出假觀，起旋轉出一切諸行功德相。（《大正藏》46冊，頁552c）。所以我們以《

第七旋轉六妙門〉數息道敘述從空出假之菩薩修法。

①數息總觀法：

當菩薩行數息時，當發大誓願憐愍衆生，雖知衆生畢竟空，而欲成就衆生淨佛國土，盡未來際，作是願已。即當了所數息不生不滅，其性空寂，即息是空，非息滅空，息自性空，息即是空，空即是息。離空無息，離息無空。

②四諦觀：觀息空時不得四諦，而亦通達四諦。世間苦果者，即是苦諦，世間因者，即是集諦，出世間果者，即是滅諦，出世間因者，即是道諦，故觀於息想，不見四諦，而能了了分別四諦。

③十二因緣觀：了息空中，不見十二因緣，而亦通達十二因緣。所以者何？過去息性空無所有，妄見有息，而生種種顛倒分別，起諸煩惱，故名無明，……若知息空寂，即破無明，無明滅故，則十二因緣皆滅。

④六度觀：息性中不見六蔽及六度，而亦了了通達六蔽六度。所以者何？行者當數息時，即自了知，若於非息之中見息者，是必定成就慳貪蔽法。……若能了息性空，不見即息是命，離息有命，既不得命，破性命心，爾時即能捨命，給施衆生，心無驚畏，當知了達息空，即能具足捨命檀波羅蜜。（《大

正藏》46冊，頁552c—553c）。

因證空故知四諦、十二因緣及六度係因緣所生法，無實際自性，不執著，以致能捨命爲衆生。在證空境最基本方法智者大師以爲由呼吸（息）著手，要行者：能了息性空、不見即息是命，離息有命。既不得命，破性命心，爾時即能捨命，給施衆生，心無驚畏。此爲利益衆生言，對自己解脫來說，智者大師說：若達息空，即不見陰入界等諸法，亦不見世間出世間種種法相，爲破衆生種種橫計，迷執諸法輪迴六趣。（《大正藏》46，頁552c）。數息或隨息或觀息知息性空，有自利利他功效，此〈旋轉六妙門〉修從空出假觀，起旋轉出的一切諸行功德。

四、一心觀「空假中」是修持圓滿之成就：

熊先生文章結論：佛法和經濟學有某種巧妙的聯結。但他沒有說怎麼關聯。

他說佛法的世界裡，個人可以自我修持，也可以度化他人，然而，無論如何，都是局限在個人的行爲上。可是經濟學裡，卻是不然，經濟學主要內容，是探討一個社會，如何由散沙般的個人，透過經濟活動能正常運作，乃至於成長發展。因此，在個人之上，有交換和分工，有群體組織，有典章制度。透過對這些活動的描述和分析，經濟學希望能歸納出人際互動的脈動，而且希望能有助益。和佛法對個人的教誨相比，經濟學的企圖和使命，顯然要複雜困難得多。

1. 俗諦（經濟學）與真諦（佛法）之相攝相融：

佛法是個人修持，但對教誨對象是廣大衆生。所謂衆生非僅是人類，其他化生，卵生，濕生之天、鬼、動物等都包括在內。衆生個性千差萬別，佛法依衆生根性教化，其複雜性和困難度可由菩薩修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可知其大概。

若以經濟學是世俗學問（俗諦），佛法是出世間學問（真諦）而言，兩者有密切關聯。以熊先生引用同《金剛經》系統之論釋之《中論》卷四，這樣說：

若不依俗諦（經濟學），不得第一義（佛法）

不得第一義（佛法），則不得涅槃（《大正藏》30冊，頁33a）。

衆生生活在世俗中，沒有世俗諦的名、相、分別，不可能契入第一義空；不依世諦的善行，怎麼能趣向甚深空義？乃《大智度論》卷十八，這樣說：

觀眞空人，先有無量布施、持戒、禪定，其心柔軟，諸結使薄，然後得眞空。……不行諸功德，但欲得空，是爲邪見。（《大正藏》25冊，頁194a）。

故知經濟學對群體組織、典章制度來分析歸納人際互動的脈動，而助益人群是依俗諦之布施行爲來柔軟心性，淡薄諸法，然後得證萬法性空的方法。因此以佛之俗諦與眞諦說法，經濟學與佛法可二諦說其有相關性、相依性，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2. 空假中三諦之修法：

(1) 在《金剛經》中多處述及假諦（正）、空諦（反）、中諦（合）之思想與觀法。如經說：

①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爲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眞菩薩。

②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名善法。（《大正藏》25冊，頁751a-b）。

以上是談「菩薩」及「善法」以正反合三段論說及透過修無我、無人、無衆生及無壽者四項觀法後才能得眞善法及眞菩薩。

(2) 在《六妙法門》之修法：

①依《第八觀心六妙門》觀法：

觀心時，知一切世間出世間諸法數，皆悉從心出，離心之外，更無一法。(1)止：知心性常寂，即諸法亦寂，寂故不念，不念故即不動，不動故名止也。(2)觀：覺了心性猶如虛空，無名無相，一切語言道斷，開無明藏，見眞實性，於一切諸法得

無著慧，當知心者即是觀門。(3)還：既不得所觀之心，亦不得能觀之智，爾時心如虛空，無所依倚，以無著妙慧，雖不見諸法，而還通達一切諸法，分別顯示，入諸法界，無所缺減，普現色身，垂形九道，入變通藏，集諸善根，迴向菩提，莊嚴佛道，當知心者即是還門。(4)淨：當觀心時，雖不得心及諸法，而能了了分別一切諸法，雖分別一切法，不著一切法，成就一切法，不染一切法，以自性清淨，從本以來，不為無明惑倒之所染故，故經云，心不染煩惱，煩惱不染心，行者通達自性清淨心故，入於垢法，不為垢法所染，故名為淨。(《大正藏》53c-54a)冊，頁53c-54a)。

在淨門中智者大師言及：雖不得心及諸法，而能了了分別一切諸法；雖分別一切法，不著一切法，成就一切法。可證見熊先生說：經濟學之分別、取捨等活動始於佛法式微處。是可以再思考的。

②《第九圓觀六妙門》的觀法：

行者觀一心，見一切心及一切法。觀一法，見一切法及一切心。觀菩提，見一切煩惱生死。觀煩惱生死，見一切菩提涅槃。觀一佛，見一切衆生及諸佛。觀一衆生，見一切佛及一切衆生。一切皆如影現，非內非外，不一不異，十方不可思議。本性同爾，無能作者。

非但於一心中，分別一切十方法界凡聖色心諸法數量，亦能於一微塵中，通達一切十方世界諸佛凡聖色心數量法門。(《大正藏》40冊，頁54a-b)。

以上言及從「一即一切」的立場而作觀法，是圓觀。圓觀是化法四教：藏教、通教、別教、圓教中圓教之觀法。

以上援引智者大師著《六妙法門》一書，其內容分十章。第一歷別對諸禪六妙門及第二次第相生六妙門是三乘所修，得次第之證相；第三隨宜六妙門、第四隨對治六妙門、第五相攝六妙門及第六通別六妙門是凡夫、外道、二乘及菩薩所修，得互證之相；第七旋轉六妙門是唯獨菩薩所修，得旋轉之證相；第八觀心六妙門及第九圓觀六妙門是利根大士所修，得圓頓之證相，第一證相。本文應用第三、第四、第五及第六六妙門四章作為從「假入空」觀作菩薩之修法及證相；第七旋轉六妙門作為從「空出假」作唯獨菩薩（不與聲聞與緣覺共）之修法及證相；第八觀心六妙門及第九圓觀六妙門作為「一心觀空假中」作利根大士之修法及證相。以此「從假入空」觀、「從空出假」觀及「一心空假中」觀作為與熊先生《經濟學始於佛法式微處》一文交會，妥當與否，請天台家指正。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卅日於台北市

(全文完)

《因明蠡測》序

▲沈劍英

因明是一門古老而艱深的學問，它是佛家吸取「外道」的論法而發展起來的一個邏輯系統，尤其是印度中古邏輯之父陳

那所締造的新因明，更是後來居上，獨領風騷。唐三藏法師玄奘取經東歸，傳譯了新因明，開漢傳因明之濫觴。其時奘門弟子研習因明蔚為風氣，諸大德更竟造文疏，盛於一時。然而好景不常，因明即隨著慈恩宗的衰落而式微，猶如「山僧獨在山中老，唯有寒松見少年」，其年少時意氣風發的身影唯有山中的寒松曾見。許多重要的因明論疏證抄歷經蟲鼠噬，禍亂兵燹，損毀幾盡。幸存的幾種殘卷或遁迹於敦煌石室，或塵封於趙城《金藏》，原本孤寂的因明更從世人的視線淡出，庶幾成為絕學！所幸清末以降，在楊文會、歐陽竟無、章太炎、太虛、呂澂等先德的推動弘揚之下，漢傳因明得以復甦，為今日重興絕學奠定了基礎。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迄今，關注因明的

學者日漸增多，其中不乏卓有成就者，因明後繼有人，從此不再寂寞。

近承燕山大學張忠義教授惠示《因明蠡測》書稿一部，並囑為序。釋讀之下，獲益良多。著者以新的視角、嚴謹的治學態度，運用現代邏輯、符號學和比較研究的方法，全方位、多層次地審視因明研究諸問題，循其已然之迹而評之，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如操五音不同聲而協調，金石絲竹，動皆悅耳。著者歉稱此書為「蠡測」，其實這是一部頗有份量的專著，充分展現出著者的沈潛之思和不凡的學養。有道是思無定契，理有恒存，本書著者之所思、所論當會受到學界賢達的關注，如能引得慧炬明照，定將有裨於因明研究的深入開展。

唐詩人劉禹錫有句云：「芳林新葉催舊葉，流水前波讓後波。」但願有更多有志於因明研究的年輕學者加入到振興因明的行列中來，他們必將超越前人，收獲更多的碩果。

前彌曼差派 (Pūrvamīmāṃsā) (III)

《印度六派哲學》第二篇

木村泰賢 著
依 觀 譯

第四節 本派的業觀與神觀

本派也承認業力，特名之爲無前(āpūrva)。即依祭祀以前無之，行祭以後始得之力的意義命名。業說是諸派共通的教理，但以此作爲理由是本派的特色。

藉由祭祀享種種果報原是婆羅門教重大信條，但實際上並非於行祭祀的同時獲得果報。尤其像生天之類，酬報是死後才達到的。那麼是藉由什麼來連絡祭祀與果報？本派認爲此連絡力，就是無前(業)。本典二，二，五舉其存在之證如次。

有業(punarārambha)，依吠陀而被命令故。

意指吠陀中命令欲得某種果報，須行某祭。若無業則不可能。此因祭祀在得果報之前不是連續的。關於「無前」的性質註釋

者意見紛歧，依據拘摩利羅所說，是指依據某祭，其執行者所得之新能力。亦即行某祭時，殊勝功能自然薰習執行者，祭祀結束後亦不消滅，最後依其力享所定果報。依據本典所載，不只各各祭祀有各種無前，同一祭典中的本祭與預備祭也能獲得特別的無前。依同一祭典之力，一方面得現世利益，另一方面享死後升天之果。據此可知本派重視祭祀實益之一斑，總之，此無前說是爲令吠陀不產生矛盾，依據註釋者所說，若不設此業力，吠陀的命令將無意義。

本派承認吠陀以來的衆神，認爲對神祇行祭祀是我人應盡義務。從而乍見似乎是最老實的信神派，但從另一方面看來，也可窺見無神論者的態度存在。此因既然重視祭祀，認爲據此

祭祀必得隨意果報，更且以業力結合祭祀與果報，則祭祀之果報也是自然法之一，此間自然沒有神隨意活動的餘地。只要承認神，必然認為神的活動是自發性，本派卻將神置於從位，故終究不能說是老實的信仰派。當然這是梵書時代將神機械性觀之所得結果，是故本派雖以吠陀正統派中之正統派自任，古來無法免於被非難為無神論者，自然有其道理。

第五節 本派的論究法以及與正理派、勝論派的關係

本派的題目雖非哲學的，然其論究法卻頗為繁瑣。通常完整處理一個問題(adhikaraṇa)時，須經五個階段。亦即，第一提出論究對象(viśaya)，第二是對此的疑問(samśaya)，第三介紹反對派的意見(pūrvapakṣa)，第四是作為駁斥的後論(uttarapakṣa)，最後提出自家積極主張的極成說(siddhānta)(也有註釋者將後論與極成說視為同一，認為五段的第五是餘論[sāṅgati])。首先譯出的《聲論》省略前二段，僅依後三段論究，依此可知所論何等嚴格。其議論根據是依《天啓》與《傳承》等聖典，在作解釋時，則設種種標準，或訴於事實，或依推理，或依類推等，使用的是極其論理的手法。其術語亦如印度論理，將立論根據稱為因(hetu)或相(linga)，稱吠

陀之權證為聲(sabda)，論述現量(pratyakṣa)與比量(anumāna)，此外，分散性的使用可得(upalabdhī)，可能(upapatti)、無體(abhāva)等論理用語，含括正理派術語的大部分。到了後世的鳩摩利羅立現量(pratyakṣa)、比量(anumāna)、聲量(sabda)、比喻量(upamāna)、義準量(arthapatti)、無體量(abhāva)等六量，主張本派公認的知源說，然此非他自己本人的創見，本典揭出尼夜耶(nyāya)之名，或視為推論義，或視為特徵義，又經常以某某尼夜耶之目作為論題(adhikaraṇa)名稱。基於此一意義，本派一名尼夜耶派。當然在本典中，如此的論理術語僅適用於解釋吠陀文句，但不容否定的是，其論述方式也盡量是論理性的。

成為問題的是，這些論究法與專門論理的正理派尼夜耶派具有什麼樣的關係？就聖典而言，當然本派言及尼夜耶派，尼夜耶派言及本派，然其原始關係是如何呢？筆者依據種種理由，相信尼夜耶派是繼承本派的論理思想發展而成。試舉其理由如下：(一)聖典完成的前後，總之在思想系統上，本派遠古於尼夜耶派。(二)本派的量論、辯證法及與此有關的術語等皆尚未確定，至尼夜耶派才確定。(三)尼夜耶派於自派所承認的現量、比量、聲量、比喻量之外，另舉世傳量(aithya)、義準量(arth-

āpatti)、多分量(sambhava)、無體量(abhāva) 批評(尼夜耶二, 一, 一-一二)。據吾人所知, 並無其他學派立這些量, 故將此視為於四量之外更立義準量、無體量的本派所傳量論亦無不可。在印度論理史上, 立多量的, 其發展程度愈低, 爲了對本派所立籠統含糊的量作限定, 尼夜耶派建立四量。四相對於本派倡導聲常住論, 勝論派與尼夜耶派極力反對而主張無常論。就此論辯性質見之, 起初是聲常住說, 爾後尼夜耶派起而駁之。《入楞伽經》第十卷(大正一六, 頁五八四, 下)記云:「波尼出聲論, 阿叉波太白」, 亦即對於波彌尼的聲常住論, 阿叉波太(足目, Akṣapāda)予以駁斥。可能這是將彌曼差派之說與波彌尼派的斯波達之說相混而作的批評, 但不管怎樣, 總是先有聲常住論, 然後才有尼夜耶。(五)本派是連作爲權證的奧義書(Upaniṣad)都不承認的頑固派, 必然不容易接受他派之說。然而如後文所將述及, 尼夜耶派恰恰相反, 其成立卻採用佛教等種種要素, 因此本派受尼夜耶派影響的可能性很小, 反之, 尼夜耶派在論理上從本派脫化的可能性非常大。基於前述種種理由, 筆者認爲本派與尼夜耶派的關係如次: 本派爲維持古風婆羅門主義而提出種種論究法, 主張聲常住論, 希望藉此維持吠陀教權。但時勢的進步對此已不能滿足, 其教徒中逐

漸湧出異端思想, 一方面發展其論究法, 另一方面反駁聲常住論, 到最後異端派提出其完備的論究法, 並採用他派教理而獨立成尼夜耶派。

筆者的推定如果成立, 與尼夜耶派有姐妹派關係的勝論派必然與本派也有幾分關係。筆者相信勝論派也是自本派脫化。前述的理由之上再列出四種理由。(一)本派的出發點在於法(達磨, dharma)的研究, 此如前述, 而勝論派也明言《勝論》(Vaiśeṣika)以法的研究作爲出發點。六派中, 勝論派著重祭式僅次於彌曼差派, 可能基因於此。(二)彌曼差派最終目的是升天。勝論雖力說解脫但也非常重視升天(abhyudaya)。(三)本派述及語言與思想的關係, 將概念移至語言, 主張聲常住論, 而勝論哲學始終都將概念視爲實在的原理。(四)勝論六句義的名稱皆見於《彌曼差經》中。關於句義(padārtha)的名稱, 從Padārtha anusamaya nyāya 的題目(含本典五, 二, 一-三的题目)等也可窺知, dravya (實)、guṇa (德)、karma (業)、sāmānya (同)、viśeṣa (異)、samavāya (和合)等語在本典也屢屢出現。當然其意義不確定, 在祭式的說明時, dravya是供物, guṇa是副供物, karma是祭事, 在文法說明時, dravya是名詞, guṇa是形容詞, karma是動詞, samavāya 意指其間的

關係等雖有不同，但名目上與勝論一致，這是應予以注意的。亦即如此的一致不是偶然，而是勝論派脫化自彌曼差所留痕跡。勝論思想與尼夜耶一樣都養成自彌曼差潮流，由於對舊說不滿，逐漸給予物理的哲學的改造，隨同尼夜耶潮流，採用其他學派之說，最後獨立成派。勝論用實、德、業、同、異、和合之名卻嚴格予以改造成意為範疇，說「法」又尊敬「勝法」（*dharmā-viśeṣa*），說升天又說解脫（*niḥśreyasa*）等等都是由本派進化的證據。

筆者以上的推定如果無誤，則本派哲學意義雖然不太大，但至少由本派產生二大學派，就此而言，在印度思想史上位置非常重要。吾人向來視為思想系統不明的勝論派與尼夜耶派的主要淵源皆依此而得窺出，是則乾燥無味的《彌曼差經》之研究不得不說是頗為重要的事業。此上筆者所論想必有諸多需予以訂正之處，至誠切盼識者是正。

本書付梓印刷之際，因本篇之篇末尚存一頁餘空白，故揭示本典如何使用論理的「*Iti*」其作為補白。後文所出一、三、一五一八四頌，是在論述猶如 *Holaka* 祭，在某地（東方）舉行的祭祀，在一般義務的祭祀研究上，是否為比量的權證？前論者認為既限定為一地，以此為比量，故仍必須加限定，本典的

極成說認為只要是義務都基於吠陀，故不加限定，是通於所有人的權證。

前論

anumanavyavasthānāt tat samyuktapramāṇam syāt (某地之祭祀其比量有限定，故應為有限定之量)

極成說

api vā sarvadharmah syāt tan nyāyāt vād vidhānasya (此應是以吠陀為標準的普遍法)

darśanād viniyogaḥ syāt (限定應依現見)

(吠陀的說明的加限定，其應加限定的意思是指限定見於吠陀文句中)

linga-abhāvācca nityasya (對於常住之事物無應加限定之論據(相)故)

(對於常恆之權證的吠陀文句沒有理由應加某某限定，故吠陀所說皆為普遍的權證。*linga-abhāvāt* 是所謂無體量的證明法)

「參考書」A.B.Keith, *the Karma-mīmāṃsā*. London, 1921.

智者（上篇）

——東土的小釋迦天台智者（顓）大師（三）——

• 南 舲

第貳幕 大蘇山開悟

時間：南陳文帝天嘉元年（西元五六〇年）至南陳廢帝光大元年（西元五六七年）・二十三歲至三十歲。

地點：河南東南邊隅的光州（位於陳齊邊境）大蘇山

人物：慧思、智顗等。

第一景 似曾同參靈山會

時間：南陳文帝天嘉元年（西元五六〇年）・二十三歲。

地點：河南光州大蘇山

• 幕啓。舞台背景右邊的石頭刻勒著「大蘇山」三個字，旌旗飄揚，鑼鼓喧天，殺伐聲此起彼落，槍戟交鋒的碰撞聲自遠而近，五、六員兵士自舞台右邊奔逐而出，舞台上一陣刀光

劍影，剎那間，兵士們自舞台左邊叫罵而去。一位青年僧（背後繫著行囊）自「大蘇山」的勒石後走出，旋即自舞台右側匆匆離去。舞台燈暗。

旁白：湖南衡陽大賢山的青年比丘智顗無畏烽火之危險，獨自進入（南）陳（北）齊邊境的河南光州（光山縣）大蘇山，希望能跟隨慧思禪師學習禪法。這天下午，到達大蘇山山麓時，遇見兩隊兵馬交鋒，閃身躲開兵燹之後，趕緊沿著小徑上山。

• 舞台燈亮。大蘇山的方丈室內青年比丘智顗五體投地向跌坐於蒲團上的禪師頂禮。

思：不敢當，年輕的道友請起。

顗：（長跪合掌不語）

思：這位似曾相識的年輕道友快請起。

知客：這位同參，師父請你有事起身再說。

顗：師父願意收我爲徒才能起來。

思：方才不說了嗎？你我似曾相識，因緣再聚，稱謂的事不關緊要。

知客：師父的意思就是答應你的要求，你快起來才方便說話。

• 智顗額頭觸地再頂禮，起身。

思：知客你先去忙你的。

• 知客師推門離去。

思：年輕的道友何方故而來？

顗：弟子智顗從衡州南邊的大賢山來；十八歲時，湘州果願寺的法緒和尚爲我剃髮，緒和尚授我十戒及各種律儀；又叫我北上拜訪慧曠律師，在曠師那邊也瀏覽了方等經；之後才到衡陽的大賢山，弟子在南方常常聽到師父在大蘇山大樹法幢的消息，便決心向北行腳，希望跟隨師父學習超塵絕俗的真諦妙法。

思：（頷首）你在大賢山都修習些什麼？

顗：愚徒在大賢山掛搭了幾年，在那裡祇誦讀法華經、無量義

經、普賢觀經三部。

思：（吁氣長嘆）以前在（北）周國境內，戰爭的威脅雖有，但最大的危機是接近皇室身邊的異教徒心存雜念，經常向皇上進讒言，我預測佛門將有禍端，因而向南流離，本想棲隱南岳衡山，豈料初抵光州，便聽到南梁孝元帝（湘東王蕭繹）敗亡荊州江陵的消息，前路阻折，便權宜暫泊大蘇山。雖然這裡沒有是非紛擾，但位於齊陳邊境，烽火難料，聰明的人都想快快閃離。想不到我尚未繼續南行，你竟然遠自衡山更南之大賢山長途涉險北上，爲法而忘軀，不在乎自身的安危！

顗：愚徒沒考慮那麼多。

思：你難道忘了宿世累劫之前，咱們曾在靈鷲山共修同聽妙法蓮華經？如今因緣重逢，現在我先爲你複習一段《普賢菩薩勸發品》。

• 智顗再投地頂禮。

思：周遍含容爲普，德慧妙善名賢；普賢菩薩以法界爲身，無時無地無事不可示現，故無定相，無方所：：果前普賢即一切修因未滿，上求佛果之菩薩行者；果後普賢即一切因圓果滿，下化衆生之菩薩行者。：：：：

• 舞台燈暗。

第二景 妙品安樂行

時間：南陳文帝天嘉二年（西元五六一年）。二十四歲。

• 舞台燈亮。背景是大蘇山方丈寮，舞台中間慧思、智顓蒲團並坐，前面擺置經架，上頭攤開著一冊卷帙。

思：我們來探討妙法蓮華經的〈安樂行品〉。離危難怖畏曰安，身適心悅為樂，氣質純粹、威儀守軌、語言有則曰行。身口意三業住於法所以都輕安悅樂，如此能自行亦能教人行法，妙法得流行世間，這屬有觀安樂行。若知諸法相當體空寂，畢竟無所安、無所樂、無所住、無所行，可謂真安樂：：，即為空觀安樂行。知一切法雖體性空寂，然業用之相不壞不雜，亦無定相可取，是為中道安樂行。

顓：（領會領首）願聞師父對此安樂行品之四種教法。

思：菩薩於五濁惡世，弘揚妙法蓮華經時，應安於四種行法，稱四安樂行。一是正慧離著（身）安樂行：「若身遠離豪勢、邪人邪法、：：：嬉戲凶險等，可常好修禪，收攝其心，故稱身安樂行。」二是無輕讚毀（口）安樂行：「口若遠離輕慢、說過、詆毀、嫌怨等：：：」三是無惱平等（意）安樂行：「意若遠離諂嫉、惱恨、諍亂等：：：」四是慈

悲接引（誓）安樂行：「對於經典寶諦不聞不問、不信不解、不知不覺之衆生，起慈悲心，誓願已若證得正覺時，

以智慧引導，使這些人進入實諦中道：：：。」

• 舞台燈熄。

第三景 藥王本事品曉悟

時間：南陳文帝天嘉三年（西元五六二年）。二十五歲。

• 舞台燈亮。背景是大蘇山的茅棚山寮。智顓動靜一如，有時出坡，有時讀誦經典，有時跏趺參禪，晨昏精進不懈。

旁白：智顓安貧樂道，不在乎資糧的匱乏。夜裡劈切柏枝當香條，柏枝用完了，改燒栗木。捲簾幕映月光讀經，雲遮月時燒松枝當火炬。（息不虛跏）休息時不聽讒不視非，說話時不妄語。用功了半月。這天，智顓誦讀妙法蓮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時。

顓：「光明遍照八十億恒河沙世界，諸佛同時讚言：善哉！善哉！是真精進！是真名真法供養如來！」

• 舞台頓時光芒璀璨，閃爍不停。

顓：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是名真法供養如來！

旁白：智顓誦讀至此，身心剎那開豁，當下空寂而進入定境，

照見妙法如蓮綻放，千瓣萬朵，出淤泥而芳淨無染。似
暉霞投映幽谷，如和風翩翩翱翔遊於太虛。

• 舞台的旋轉燈停，燈漸暗。

• 舞台燈亮。思和尚跏趺坐於方丈寮的蒲團上。智顓自舞台右側緩步而出，至丈寮門口，舉手打算扣門。

思：智顓！直接進來。

• 智顓推門而進，投地頂禮。

思：近日功夫如何？

顓：今日參讀《法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繫心專注時，乍見周遍光明，內外暢達，不知是否為幻境？

思：你現已大開眼界無遮無掩，但持續的觀照功夫更重要。（

且坐）我再詳細些為你解釋整部法華經的教法綱要。

顓：（跌坐於思和尚前面）

• 舞台燈漸暗。

旁白：思和尚接連多日為智顓闡明法華細目；自心體悟，加上明師點撥，智顓日夜參探，融貫的大乘妙法，幾乎有百
年以上的深厚功力；聞一而知十，明豁難以形容；所觀
照的智慧無遮無礙，禪門大啓，光華璀璨。

• 舞台燈亮。背景同前。

思：（如是！如是）在這動盪的時節，若不是你的用心觀照，
有誰能證見華落蓮現的果實？若不是我的些微經驗，有誰
能為你證明這難得的成果！你所修證的是法華三昧的前期
方便；所攝持的是能旋一切差別之法而入無相平等的真如
法性，以轉生一切清淨功德之法，這一切法即一法（初旋
陀羅尼）。

顓：智顓今日的微末光華，都是師父行深加持所致。

思：放眼當今乃至以後，縱然是千人萬人精挑的出色弘法師中
，也無從以文字知解與你修證的實相妙法相比擬；你將是
舌燦蓮華、講經說法第一的座主。

• 舞台燈熄。約十五秒鐘。

• 舞台燈亮。舞台背景是大蘇山的另一道場，一位資深的座主
正對著十幾位門徒開示。

旁白：慧思與智顓在方丈寮的幾番教學對話雖然低調，但仍被
饒舌者傳了出去，大蘇山西山腹的慧邈對於慧思的名聲
與門風頗感不屑，乃公開毀謗。

徒甲：南山腰的慧思禪師修持法華的如來禪很有心得，聽說最
近又收了位悟性敏銳的徒弟；師父，我們是否過去交流
切磋？

慧邈：（哼！）我弘揚的正宗禪法，是真獅子吼，慧思所舞弄

的邪法，未免像野牛亂叫，心眼既已閉塞，跟隨他的人

誰不迷惑！你們想去自投羅網嗎？

• 舞台燈暗。約十五秒。

旁白：慧邈幾番公開批評譏諷慧思的話，不但傳到慧思的道場，還傳遍教界。

• 舞台燈亮。背景同前。

徒乙：（匆匆自舞台側跑進）師父！有人向您下戰帖了。

邈：看你急成那副德性，到底什麼事？

徒乙：（遞上書函）慧思遣門徒送戰書過來。

旁白：「邈禪師尊座：

頃聞尊座公開批判家師歪法惑亂信衆，人身攻擊事小，涉正道眞理事大。末學不自量力，且未經家師同意，斗膽邀請尊座蒞臨敝道場辯論切磋法理。爲昭公信，歡迎通告諸山法師同來大蘇鑒證，論辯法會的時間由尊座擇定後告知。

大蘇山慧思道場門人智顗 合十」

邈：（取書拆閱，面露愠怒）好大的膽子。

徒甲：真是慧思向師父挑戰嗎？

邈：遞信的人走了沒有？

徒乙：那人說要在山門外等一個時辰，若立即答覆，他可帶信

回去；否則，我們便自行派人送遞。

邈：慧思心虛，竟派徒子向我挑釁，知客！擬封回函叫那人帶

回，說我慧邈十天後親自登門。

• 舞台燈熄。約二十五秒。

• 舞台燈亮。背景是大蘇山慧思道場。慧思率門人智顗等於山門前迎接慧邈等，雙方暨聞訊而上山的各山僧衆進入雲水寮，慧思與他山長老並坐於旁觀席，慧邈於前席坐定，知客率人逐一遞倒茶水，慧邈看一眼茶几對面的空位。

邈：慧思！到底是你邀我論辯還是你的徒弟？

思：邈禪師對我的批判我並不以爲意，既是我的徒弟不量力，擅自邀尊座論法，自然是他出面討教，我和諸善知識靜坐一旁撿拾撿拾些尊座的牙慧。

邈：（點點頭）那就是你的徒弟智顗囉，人呢？

思：智顗！

• 佇立一旁的智顗立即向與會大衆行禮問訊，趨前就坐。

邈：請教尊座！《妙法蓮華經》〈方便品〉裡頭說道：「諸佛出於五濁惡世，所謂：劫濁，煩惱濁，衆生濁，見濁，命

濁。劫濁亂時，衆生垢重，慳貪嫉妒，成就諸不善根故，諸佛以方便力，於一佛乘分別說三。：：請教五濁以何爲因？以何爲果？一佛乘分別說三之俱體意涵又爲何？」

邈：「（略微思索）廢話！五濁亦是因，亦爲果，互爲因果；至於一佛乘分別說三是佛的三種位階。」

• 在座者面面相覷，露出疑惑的表情。

邈：難道誰有更高明的見解？

顓：貪、瞋、癡等業障爲煩惱濁，嫉妒邪見不正見而悖逆正道爲見濁；善根淺薄，水、火、刀兵、饑饉、疫癘等不斷，此爲劫濁；俱無量煩惱之衆生日增，仁慈柔和之衆生不復相容，是爲衆生濁；因爲見濁而惡業彌漫，生活困苦，果報現前，不再有修證菩提正道的志向，是爲命濁。

五濁雖互有關聯，但大體以見濁、煩惱濁爲因，劫濁、命濁、衆生濁爲果。而諸佛示現，爲度五濁衆生脫離苦海，又因五濁牽扯，頓化頗難，於是有三乘權教，其究竟仍以一乘爲實諦。：：：

• 衆人專注傾聽，頻頻點頭。

旁白：智顓數引經文，詳實論對質詢，慧邈愈加應接失據，終至心服口服，起身合掌認錯，願回歸正道。

• 舞台燈熄。約十五秒。

• 舞台燈微亮。舞台背景是三層樓閣，微光中慧邈站立於舞台旁側，而智顓跏趺其上方。驀然，舞台另側衝出另一人揮手怒目斥責。

怒人：你爲何輕視慧邈？爲何懷疑正法？爲何不問問我？

顓：既然如此，貧僧幾道問題請教。

旁白：兩人幾番論對，怒人終於理屈結舌而啞口。

顓：除諸法實相，其餘的都是魔事魔擾。

• 幽暗中，智顓下方的慧邈已然無蹤。舞台燈熄。約十秒鐘。

• 舞台燈亮。智顓右脅臥於寮房的禪榻上，睜眼起身。

• 舞台燈熄。約十五秒鐘。

• 舞台燈亮。慧思跏趺坐於方丈寮，智顓扣門而入。

思：一早來丈寮莫非有甚於論戰更重大的事？

顓：大事並無，祇是夜夢慧邈和怒人，不知何緣何故？

• 智顓當下將昨夜夢境敘述一遍。

思：你讀過《大品般若經》，其中〈不退轉品〉談到幾種行法，也描述了多種相貌的道流。你在白晝已摧折貢高輕慢的慧邈，夜裡又驅伏兇惡的黨羽；邪永不勝正，如來妙法如是罷！

• 舞台燈熄。

第四景 金字大品初弘演

時間：南陳廢帝光大元年（西元五六七年）·三十歲

人物：慧思、慧曠、智顗等

• 舞台燈亮。大蘇山慧思道場的講堂坐滿了聽經聞法的道俗。

慧思跏趺於講座上合掌。

思：諸位大德！諸位行家！諸位道友！貧僧從幾年前（南陳武

帝永定二年西元五五八年）（四十歲）發心造這部《金字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金字大品經），幾年光陰瞬間流逝

，蒙三寶的加持，終能順利完成，即今，貧僧已將這部經

的玄義粗略敘述，經文及附作於後的「立誓願文」，本應

親自繼續向各位訴說，然深感真諦妙法要經常互動才能進

步，而且十餘年前（梁孝元帝承聖三年·西元五五四年）

我已在光州的開岳寺講過「摩訶般若經」，因此這次改變

主意，擬由年輕輩的同參道友上台歷練，這次的金字大品

經（《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的經文內容就由智顗為

諸位講說，有問題可提出交流切磋。現在歡迎顗法師上台。

• 慧思介紹完，立即下座坐到慧曠律師旁的空位，後角落的智

顗攜著講本上台跏趺坐定。

顗：諸位先賢大德！……「般若波羅蜜」法門的觀法，依小僧

的體會是「一切法無自性空，空故不生不滅，本來寂靜，

自性涅槃。」以聞思為方便而導入修證，更有今生的種種

功德……

旁白：智顗口若懸河，舌燦蓮花，慧曠律師、慧思禪師等共襄

法會，頻頻點頭稱妙。

• 第一天的課程結束，智顗下了講台，驅前向兩位恩師致意。

慧思手持如意微笑，慧曠結印肯定。

思：（讚嘆，轉向慧曠）妙法交由法將弘演，法王逍遙無事，

妙哉！妙哉！貧僧能聽聆律師賢明的徒兒演講大法，真是

此生難逢！

曠：智顗是禪師你教導出來的，我那有什麼功勞，老衲來沾光

分享法喜罷了。聽說前陣子還曾代替禪師舌戰慧邈那號問

題人物。

思：我也沒什麼功勞，該是妙法蓮華經的力道使然。

• 舞台燈漸暗。約十五秒。

• 舞台燈亮。慧思獨坐於丈寮。

旁白：智顗以很長的時節代講完《金字大品經》的翌日，慧思

叫人喚智顗來方丈寮。

• 智顗自舞台側走出，輕扣丈寮而入，伏地頂禮，思指著一旁的蒲團示坐。兩蒲團之間的茶几上擺著一壺茶，兩個茶杯。

思提壺斟茶。

思：（舉杯）喝口淡茶。

顗：（跟著舉杯）未曾見過師尊以茶待客。

思：（點頭）即今你已非客。

顗：在這動盪的時代，要想隨處安頓作主，實屬不易。

思：莫說國土板蕩，即便在太平盛世，又有幾人能安禪作主？

顗：師尊開示的是。

思：你來大蘇山多久了？

顗：不曾細數，大約七載光景。

思：我早就嚮往南岳衡山，祇因顧慮妙法難覓傳人，如今你已大致探得門道，我的心願已償。今天正式將法脈付囑於你

，你可依法隨緣傳教度衆，千萬不要作如來佛道的最終斷

種人。

顗：徒願隨師尊前往南岳。

思：不行！南岳是棲隱的地方，你智慧已開又值壯年，應該到

城市聚落弘法利生。

顗：東西南北徒將何所行止？

思：南北朝的局勢複雜多變，但北朝的危機更爲凶險，我認爲

（陝西）長安的北周（前身是西魏）將會對（河南）安陽的北齊（前身是東魏）加速用兵。宇文邕（周武帝）身邊的幾位道士不會爲佛門講太好聽的話，道士衛元嵩已於最近上書廢佛案，周武帝遲早對佛門不利。而大蘇山又位於南陳北齊交鋒的火線，大蘇本非久留之地。南朝是令尊和你的宿緣之地，向南或能得到較多的護持。

顗：南都金陵如何？

思：（點頭）五天後動身，原則上年輕少壯些的跟你走東南到金陵，年邁的跟我西南棲止湖南南岳，有個別意願的尊重各人的意願。明天我就召集大衆發佈消息。

• 智顗作禮退出方丈寮。

旁白：智顗遙憶著昔日荊州長沙寺佛像前那個青澀少年的誓願，也遙想著金陵四百八十寺的情景與道風。

舞台燈漸暗。

旁吟：「遊心法界諸心寂，如日依空不住空，三千實相頓圓明，八萬塵勞等眞淨，靈山妙會依依見，寶塔全身了了觀，不是親逢南嶽師，誰人識此深禪相。」（大蘇山悟法華三昧贊）（智者大師功德贊十二首之一——宋·遵式）

（待續）

修行的榜樣

• 曙壽

天台山國清寺簡堂行機禪師，浙江台州人，俗姓楊，風姿卓越，才厭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獨住堯山，修苦行一十七年，每謂人曰：「心中猶未穩在，豈以住山爲吾樂事。」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平昔碍在心中的疑慮，全然冰消瓦解，內心坦蕩蕩。未幾，江州圓通寺諸師住持，乃欣然應允，謂衆人曰：「吾道將行。」即歡然曳杖而出。

其示衆有云：「觀色即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即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麼？若恁麼總是觸體前敲磕，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群消息少人知。」

這是古人修行榜樣，住山苦修，爲的是修道、悟道，一旦修行有所證悟，欣然接受度生大任，正所謂自利而後利人！古來叢林道場住持，大多選賢舉能，住持者，乃住持佛法，唯有修行成就者堪能勝任，唯有悟道的人才能除卻私心，領衆修行。若我執不去，住持將道場視爲個人成就名利地位的搖籃，住衆間因爲沒有正確的修行方向，造成無所是從，雖云出家，只是光頭俗漢而已，畢竟修行以親近善知識爲不可少，出家應以道業爲主。若論住持一職，實是一寺靈魂人物，能不懂慎？

祇因面目無人識

濟顛和尚，本名道濟，俗稱濟公。浙江天台人（一說臨海人），爲宋代臨濟宗楊岐派僧，俗姓李，爲宋高宗李駙馬後裔。文茂春，官春坊，喜行善。母王氏，夢吞日光遂有孕而生。

師降生不久，有台州國清寺僧來訪，爲師命名爲修元，乃取修證本命元辰之意。李修元長到十八歲時，父母相續去世，乃投杭州靈隱寺禮瞎堂慧遠禪師出家，並得其密印。

師因行事不飾細行，放曠不羈，言行叵測，淫坊酒肆，不避譏嫌。甚至飲酒食肉，行徑怪異，且常與市井中人來往，因此人們視其爲瘋顛，寺僧更是見之厭惡。最後，終於被逐出山門，遂遷住淨慈寺。於西湖一帶遊化，普遍接觸百姓，外表看似顛狂，實則時時不離濟世助人，尤其對生命的體悟、性格上的自由自在，不爲毀譽所動，形成一股特殊的風格。相傳他在淨慈寺時，遭逢大火，曾以神通力拔得甚多木材，以供該寺重建之用。又常爲地方上人仕，醫治疑難雜症。一生中救人無數，尤其喜歡懲惡、放生。事蹟甚多，後世戲曲、小說中，有更多的描述。

他曾如此描繪自己：「面黃如蠟，骨瘦如柴，這般模樣，只好投齋。也有些兒差異，說禪不用安排。」道出他在禪境上都有其境界。幽默中顯露自己不爲人知的另一面。

七十三歲時，端坐安詳入滅，臨終前作偈曰：

「六十年來狼藉，東壁打到西壁，

如今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

入滅前一年夏天，他在西湖賞荷，見到香氣四溢的荷花，不覺

吟詩一首：

「五月西湖涼似秋，芰荷花裏暗香浮，

明年賞花人何在？把酒問花花點頭。」

透露出即將入滅的消息。隔年，他果然端坐而逝，入滅後數日，有僧於六和塔下見到師，復附書歸，後有頌曰：

「看不著，錯認箴籬是木勺。昨夜三更月正西，麒麟撼斷黃金索，幼年曾到雁門關，老去分明醉眼看，憶昔面前當一箭，至今猶自骨毛寒，祇因面目無人識，又往天台走一番。」

後世相傳師乃天台國清寺五百羅漢之一，示現顛狂，只爲度化衆生的手段而已。有人以文字贊之曰：「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開荊棘林，透過金剛圈。眉毛厮結，鼻孔撩天，燒了護身符，落紙如雲煙。有時結茅宴坐荒山巔，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氣吞九州，囊無一錢。時節到來，奄如蛻蟬。湧出舍利，八萬四千。贊歎不盡，而說偈言。」賢聖應化，大多如此，今各處塑其像禮拜者比比皆是。已續藏收有「濟顛道濟禪師語錄」一卷，實爲宋朝沈孟梓所述有關師之演義小說，而非一般禪師語錄。想更進一步認識濟顛和尚者，不失爲一本好書。

紅塵浩浩

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蘇州台玉峰張氏子，兒時曾於廊下盤腿打坐，忽然屋子傾倒，父母以爲必死無疑，豈知他閉目盤

腿，神情自在，絲毫不受一點損害，真是奇蹟，長大後遂聽許出家。受戒後，參謁泐潭，潭一見問來此作甚麼，師擬開口，潭便打，更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師？」師驀然有所領悟。隨即道：「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潭接著又問：「如何是道？」師曰：「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爲之肯定。

師住雪竇山之中峰、棲雲兩庵，前後達二十年，有僧來禮拜，師問：「近離甚處？」曰：「天童。」師又問：「天童太白山高多少？」僧以手觸額作遙望勢。師曰：「猶有這個在。」曰：「卻請庵主道。」師以手觸額，僧欲開口，師便打。

師後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惟二虎相伴。一日，虎發威，驚嚇大眾，師以偈語遣之，虎遂回山林，不復出現。

宋徽宗宣和七年（西元一一二五年）四月十二日，跌坐而逝。後人塑其像，二虎侍之。

師一生住山，以淡泊、寂靜爲生活準則，對物質生活完全放下，接近大自然，感得二虎相伴，今人真是望塵莫及，尤其處在今時物質文明如此發達的社會，簡直是難以想像，若非悟道高僧，幾人能如此？然而修行若不能淡泊、寂靜，想要有所成就也難。禪無先後，當下即是，紅塵浩浩，幾人肯回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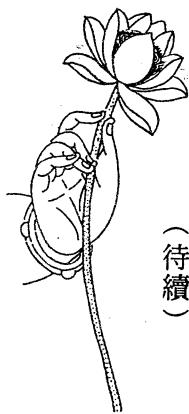
（上接第26頁）

，採用自然的方法，減少使用農藥，以確保飲食的健康。

5、勿暴飲暴食

面對美味可口的食物，也應該克制自己的食量，大概在八分飽的時候就應該罷手，此種程度的飲食，吃後會帶來滿腹感，如果吃到相當飽的程度，食後肚子必定過脹，久之身體就會肥胖，中年之後容易引起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痛風……等等的慢性疾病，而縮短性命，所以我們學習藥師法的人，儘量減少參加應酬，若不可避免參加宴會，切勿暴飲暴食。

筆者自從修持藥師法門之後，很自然就接觸了有機世界的產品，諸如小麥草、苜蓿芽、精力湯、各種酵素、五穀粉、多種堅果……等，好像這些自然食物的療法，也是藥師佛的靈感的一個部份，各位學佛大德切勿忽視，我們每天必須飲食三餐，長久就會影響到我們身體的健康。



（待續）

藥師佛法的靈感（九）

• 何世亮

二十、形式與隨緣

有的人會這麼認為：「我念佛多年，為什麼身體還是不健康？」這種情況其實有很多，我們有必要認識到，學佛其實不能只是局限在念佛之中，而是也應該學會調整自己的日常生活。

佛法可分成兩種，一種是形式佛法，另一種是隨緣佛法，什麼是形式佛法呢？即是有特定的規矩及儀式，行者藉著儀式來規範身心，提升靈性，如建立道場、莊嚴佛像、遵守戒律、修習禪定、拜佛念佛、早晚課修持……等等。

什麼是隨緣佛法呢？將佛法的精神運用在日常生活之中，而不拘泥於形式，也淡化宗教的色彩，隨心所到都是自性的流露，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

如同學習功夫一樣，首先必須學習固定的架式，訓練體力

及耐力，直到功夫純熟之後，又得隨機應變，靈活運用，以應付突然來襲的敵人，所以形式佛法好比學校的教育，教導學生正確的知識，而隨緣佛法就如同進入社會之後，隨著個人的才華去發揮了。

形式與隨緣兩者必須配合運用，相輔相成，在佛法的修行上是很重要的，有形式而沒有隨緣的話，久而久之會被佛法的格式所束縛，好像死讀書的學生一樣，無法善用學問，有隨緣而沒有形式的話，久之隨緣會流於隨便，日常生活又將趨於混亂而產生很多煩惱。

由此觀之，在藥師法的修持上，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形式與隨緣的配合，也就是說，除了念佛拜佛之外，我們也必須將藥師精神運用在日常生活之中，才能獲得藥師法的真實利益。

二十一、情緒與健康

有一位朋友，他在經營買賣生意，因為替人作保，對方倒閉了，他也連帶遭殃，住家被拍賣，妻子也吵著要離婚，結果他的情緒十分低落，只有半年的時間，便罹患肝癌而逝世，時年只有四十歲而已，由此可見，情緒影響一個人的健康有多嚴重。

有些道友念了藥師佛號之後，並沒有十分感應，而感到有些退心，我常告訴他們說：「除了念佛之外，也必須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尤其要放鬆心情。」

依據現代心理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下列的事實：

情緒的憤怒：高血壓、心臟病。

情緒的鬱抑：癌症。

長期的壓力：胃潰瘍、頭痛。

家庭的爭執：關節痛、憂鬱症。

情緒的不安：精神分裂、意外事故。

心情的緊張：腸炎、甲狀腺腫。

工作的挫折：肝病。

總之，有一半以上的疾病，都可以在情緒的不平衡之中，找到致病的因素，尤其是在我們現代的世界，由農業社會轉

型成為工業社會，又由工業社會進化到商業電腦網路的社會，社會價值觀的改變，市場經濟的競爭，交通系統的加速，在在都形成人們強大的緊張及壓力，事實上已經對人類的健康產生了嚴重的威脅。

有一位大學教授，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連星期假日也要繼續實驗，有一天被人發現躺在書桌上，已經氣絕身亡，這是因為過勞而導致心肌梗塞，突然暴斃的例子。

這種例子十分的多，所以我常勸現代人，要放鬆心情，首先必須放慢生活的腳步，多多利用空間的時間，接近大自然，呼吸新鮮的空氣，運動身心使之舒暢，才能保持健康。

有些人以為現代科技文明，是人類有史以來，在智慧上最大的成就，我們應該不斷地加速進步，若放慢生活的腳步，必然恢復到原始人的生活，而為社會所淘汰，但是我的看法卻與之相反，我認為科技文明再發展下去的話，將會導致人類的滅亡。

南傳佛法的比丘阿姜查，有一次在對法國比丘演講的時候，他說：「在法國，物質上的東西已經很多，不過，有關『法』的卻非常少，我曾去那裏看過，那裏的確沒有能為人們帶來安詳與寧靜的法，有的只是一些不斷使人心迷亂和困擾的事物。」

法國早已物產豐饒，有那麼多的事物，從色聲香味觸上，帶給人們感官的誘惑，又由於對佛法的無知，人們便只有被迷惑了。

『法』是什麼？法能夠斬斷人類的問題和困難，使之逐漸減少至無，所以我們要在日常生活之中學習佛法，以超越煩惱和痛苦。」

所以說，我們現代人對外物的追求應適可而止，應該騰出一些寶貴的時間來學習佛法，才能真正消除煩惱，真正有益於身心的健康。

二十一、飲食與健康

西洋醫學自從巴斯德的研究之後，普遍認為疾病的起因，是由細菌所造成的，後來科學家不斷地發展醫藥來對抗細菌，的確減少了不少的傳染病，但相反的，慢性病及癌症卻增加了，這種現象指出致病的因素，不僅是細菌而已，某些近代的家們，開始發現食物的慢性中毒，也是致病的重大因素，諸如加工的食品，過多的肉食、農藥的殘毒、水質的污染……等，都可能破壞身體的健康，所以我們修持藥師法的人，也應該注意飲食的調養，下面幾個要點，有必要多加注意：

1、天然素食

佛教主張採用素食，並非只有宗教上的因素，而是也有健康上的理由，肉類是動物的死屍，存有新陳代謝所存留下來的毒素，尤其是近來爲了要加速生產，而注射抗生素、生長素及類固醇的藥物到動物的身體上，人類食用了之後，就危害了身體的健康，所以一個人到了中年之後，最好多吃蔬果，少吃肉類，才能保持健康。

2、偶而生食

新鮮的食物具有豐富的營養及酵素，但是加工或加熱之後，養份即被破壞，所以我們在飲食方面，儘量選擇自然的食品，並鼓勵生食果菜之類，可促進強壯的身心，這也是瑜珈哲學所強調的。

3、偶而實行斷食

人們的胃腸道好像是一個長年活動的機器，往往積壓了骯髒的垃圾，所以我們可以實行幾天的斷食，使胃腸道得以休息，並排出有毒的東西，如此一來便可以預防慢性疾病及癌症。

4、自種自食

由於農業科技的發展，農藥使用的情形很普遍，有的甚至將農藥打入果樹或果實之內，使近來的素食者罹患癌症的情況也是很多，所以我們學佛的人有必要學習自己種植果樹或蔬菜

那一夜， 世尊為他上了最後一堂課



◆ 雲庵

他是誰？須跋陀羅也。福田²⁴¹期，〈第一與最後〉一文，曾說世尊最後與外道論議的是須跋陀羅。須跋陀羅開啓了善根，遠塵離垢。那麼到底須跋陀羅提出了那些問題，世尊又是如何分析難題，令初見世尊的須跋陀羅，真心歸順佛教僧團，作為世尊的最後弟子。

須跋陀羅從遠地趕著來到拘尸那城見世尊最後一面，到底又有那些急切疑問須待世尊的解決？令他剛見到世尊唯施問訊，就急著說：瞿曇！我有問題，想請你老人家解疑，就隨我所問重點回答我，可以嗎？

世尊心想，我早就等著你呢！否則我怎麼會請阿難老遠去通知你：「如來於今中夜將入涅槃」的消息。有問題請便吧！我會隨你意酬答。

一、討論業行

須跋陀雖得外道的非想處定，未捨憍慢，縱使是自己積久的問題，亦要假藉其他外道諸說，為什麼？若有問得膚淺，亦不失藏拙，面子作祟故。事實上，跋陀所問內容、很不完整。世尊為論題自他完整呈現，替外道論述充分補敘，使論旨更為周延。故世尊假設與其他外道的論議，間接破斥須跋陀羅。

瞿曇！現今有諸沙門婆羅門等，為其信眾作這樣的說法。一切眾生受苦樂報，都是因為過去生所作的本業因緣。欲除苦報，就在今生修苦行，苦其身軀，就能夠消滅過去的。本業。本業既盡，眾苦則滅，眾苦盡滅，即得涅槃。這樣的說法正確嗎？

此說一切善惡果報，皆由本業，無現在因緣起業，是為邪說。

故佛以種種假設，對須跋陀言：

須跋陀羅！聽你這麼說，真令人為對這些修行人起憐愍心。可以的話，我會常往來於這些修行人所在，並客氣地請教他們：

「你們真有依苦其身軀，消除過去本業的說法嗎？」如果他們肯定地說：

是的，我們確實主張這樣的理論。現實社會中的因果顛倒，眼看行惡行者，獲得財寶無量，優遊自在，得好生活。而平日守規矩修善業者，反而貧窮困苦，生活拮据。又有人為生活奔波，勤苦勞碌，也很難於生活得到溫飽。而四肢不動，放逸遊蕩者，財富卻滾滾而來。又有喜殺戮者，無病壽長。而慈心不殺的人，卻不成正比，不得長壽，反而中夭。還有呀，那些淨修梵行者，精勤持戒，不見得都能得到解脫，也有不得解脫者。瞿曇！以此現量見證，能不說是一切眾生受苦樂報，皆是過去本業因緣嗎？

須跋陀羅與此等外道所執著者，是現在苦樂，盡是過去本業所致，與現在行為無關，故受持投巖赴火等苦行，欲令盡苦。世尊接著說：

須跋陀羅，我為了導正這些人的不正確思想，我須一層一層的撥開雲層，令彼等人見智慧日。我會再問道：

你們真實看見過去業行嗎？而過去所造的業又有多少？現

在行苦行，身軀受磨，又能夠破多少業果？又怎麼知道苦行之後，已破除報苦或未破呢？

彼若答言：實是不知道。

須跋陀羅，我則為他們舉一則譬喻，說什麼呢？譬如有人身被毒箭射中，家人趕緊請醫將箭拔出。毒箭拔已，身心安隱，如常生活。十年之後，是人對此中箭拔箭之事，猶了了分明。過去本業是何，汝等渾然不知，云何能知現在苦行，定能破壞過去業行？

如果他們還要難言：

瞿曇！你也有說過過去本業呀，何故獨不許我等說有過去本業？你自己經中也作如是說「若見有人豪貴自在，當知是人先世好施」，如是不名過去本業嗎？

我會如是回答：諸位仁者！你們是否認知現量與比量？現量是親見的事實，五官感覺上的知識。比量是推得的知識。於我佛法中，或有由原因推理知結果，或有從結果推得比知前因。我佛法中說有過去業，有現在業。而汝教法則不是，唯說過去業，不說現在業。又汝教法唯強調修苦行斷苦果，不從方便斷業。比如說，基本上的人天法門，修十善業，進一步修戒修定修慧等智慧來斷惑業，了斷生死。我佛法中講求方便斷現在煩惱業因，不造新業，則諸業盡，諸業盡已，則得苦盡。故佛法說，煩惱盡已，業苦纔

盡。汝等說業盡苦就盡，不說斷現在新業。所以我責斥汝等的教法錯誤。還有疑難嗎？彼等若承認不知斷苦方便，而言：

瞿曇！我實不知，這些理論，皆受業於吾師，非我等自有的思想。

須跋！我就再問，汝等老師是誰？

彼若言：我師是富蘭那。

富蘭那是奴隸之子，內心懷有對上流社會的不滿，公然否定當時的社會道德，是倫理的懷疑者，爲善爲惡，不當具有相應之業根。

須跋陀羅！我會再對他們說：那麼汝等怎不把修行問題，一一諮問富蘭那。汝師若實言不知過去本業，汝等何以還要承受師教？若汝師說知道本業，汝等則再追問，下苦因緣，受中上苦不？中苦因緣，受下上苦不？上苦因緣，受中下苦不？汝師若言不是這樣，汝等還要再追問，大師云何說苦樂之報，唯過去業，非現在業呢？汝等必要再問，是現在苦，過去有嗎？若過去有，過去之業，都已盡了。若都盡了，云何復受今日之身。若過去無業，唯現在有，何以又言衆生受苦受樂，皆是過去本業？

問題必須釐清，邪見務必導正。此段實論業行因果。種何因得何果，種下品苦樂因，得下品苦樂果。種上品苦樂因，得上品

苦樂果。而言種下品苦因緣，受中上品苦果，乃至種下品因得上品果，這是轉障問題，有過去本業，還要有現在業行因緣轉變宿命。你們外道知有轉障嗎？就是過去種的業因，由現在的善惡業緣，果報可轉輕轉重，今必須使跋陀與外道等無益苦行者，知道什麼是斷苦的真正修行，故世尊不厭其煩，一再重復闡明此一問題。

世尊說：

諸位仁者，若知現在苦行，能壞過去業。現在苦行，復用何行來破。如其不破現在苦，苦即是常。苦若是常，云何說言修苦行能夠解脫苦報。若更有其他修行，能壞苦行。若過去有苦，應與業俱盡，云何還有苦報延續到今世？諸位仁者，如是苦行，能令樂業受苦報嗎？或因苦行能令苦業受樂報嗎？或因苦行能令無苦無樂業作不受果嗎？乃至苦行能令定報作無報嗎？或無報作決定報嗎？

彼若回答：瞿曇，不可能壞，不可能轉。

須跋陀羅，我會順著彼等答意，繼續對他們說：

諸位仁者，既不能壞，又不能轉，什麼因緣受是苦行。仁者當知，定有過去業，現在因緣，以我的證悟所知，因煩惱生業，因業受苦樂報，此即是惑業苦的因果關係。一切衆生，有過去業，有現在因。例如衆生雖有過去壽業，要依賴現在飲食因緣。要斷現在苦，須斷惑業因，不是嗎？

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譬喻如有人爲王除去怨賊，以是因緣，獲得很多財寶，因是財寶，受現在樂。如是之人現作樂因，現受樂報。反過來說，若有人殺王愛子，以是因緣，喪失身命。如是之人，現作苦因，現受苦報。一切衆生，不必盡因過去本業，受苦樂報。

苦行，盛行於印度，近於自虐自毀慘酷行爲，無益有情生命。是極須破除，故世尊不憚辨解，是具有深意的。

一一、論解脫義

苦行邪見，堅執外道，根深蒂固，故須從多方面破斥。再以外道邪言，苦行能得解脫，世尊必須再論解脫義。必欲令須跋陀羅轉邪歸正。

諸位仁者，若以斷業因緣力故，得解脫者，縱是一切聖人，亦不得解脫。何以故？一切衆生過去業行廣多，無有始終，若以苦行受之無盡，則無解脫道理。是故我說唯修聖道。是道能遮無始終業，故得解脫。若受苦行便能得道，一切畜生悉應得道。是故欲斷業苦，先當調伏其心，而非調伏其身。以是因緣，我經中說，斫伐此林，莫斫伐樹。何以故？從林生怖，不從樹生。

林多而樹少，四陰譬林，色陰譬樹。怖從心生，不從色起，心是罪業淵藪故。世尊教導弟子的解脫道行，除了外表的持戒道行，更重視於精神方面的修養。修道目的在於解脫，解脫有所

謂心解脫，與慧解脫。由於人皆有執著，所以要釋放其執著之心，能使安住在無礙的世界，此就是攝心功夫。是故說修道必先調伏其心。四禪、四定、四無量三種三昧是攝心方法。

聽了世尊假設與富蘭那弟子的論述，責斥彼等對業行、苦行的錯誤方向，須跋陀羅以爲有所領悟，其實須跋陀羅活到一百二十歲，聰明多智，遍讀一切經書，早就證得非想非非想定的五通仙人，但誤以爲非想定即是涅槃，自認早已調伏其心，故對世尊表白見地：

世尊！我已先調伏心了。

須跋陀羅！你是怎麼先調心的？

世尊！我先思惟，欲界是無常無樂無淨，觀色（指色界）即是常樂我淨。作是觀已，欲界結斷，獲得色界處。是故名爲先調伏心。

次復觀色，色是無常，如癰瘡毒箭。如是觀已，獲得非想非非想處。是非想非非想，即一切智，寂靜清淨，無有墮墜，常恒不變，是故我能調伏其心。

此外道所觀，不外觀欲界苦粗障，上界止妙離，作厭下欣上六行觀。佛弟子作觀爲八行，觀身受心法，無常苦無我不淨。如癰如瘡如毒如箭。須跋陀羅自述調心歷程。先觀欲界身無常無樂無淨，如癰如瘡如毒如箭。再觀色界是常樂我淨。須跋陀羅雖亦作八觀，但少作「無我」一觀，「有我」想故。

須跋陀羅因觀欲界苦粗障，欣上界止妙離，離欲界感受，而與色界觀想和感受相應。此色界處，富於觀智。復又觀色界處，如癰如瘡如毒如箭，而獲得無色界禪定。此四空定，傾向於止，是外道的最高境界。如此境界，真的無有墜墮，常恒不變嗎？如果是的，則世尊不會再度破斥須跋陀羅。唯有證入滅受想定，獲阿羅漢果者，方證涅槃。世尊說：

須跋陀羅！你獲非想處，就認為心已調伏，是嗎！汝今所得非想非非想定，祇無粗想，還存細想，猶名為想。涅槃無想，汝云何言獲得涅槃？汝已先能呵責粗想，云何還愛著細想，不知呵責。如是非想非非想處，故名為想，如癰如瘡如毒如箭，汝不知厭離。須跋陀羅，汝師鬱頭藍弗，利根聰明。尚不能斷如是非想非非想處，受於惡身，況其他人。

大論卷十七，詳細記載鬱頭藍弗得非想處，壽盡又墮狸身始末：鬱陀羅伽仙人，得五神通，日日飛到國王宮中受食。王大夫入依其國法，行儀頭面接足禮。夫人手觸其足，即失神通。鬱頭藍弗爽然自知，從王求車，乘駕出宮。還其本處，入林樹間。更求五通。一心專至，垂當得時，樹上有鳥急鳴，以亂其心。乃捨林樹至水邊求定，復聞魚鬥動水之聲，又擾亂道心。鬱頭藍弗求禪不得，瞋恚詛咒，我當盡殺魚鳥。久後，思惟得定，生非有想非無想處。於彼壽盡，下生作飛狸，殺諸魚鳥，作無量罪，墮三惡道。

天上享樂，會歸敗壞，壽盡魂魄，墮落三途。是故佛語須跋陀羅，汝師鬱頭藍弗，利根聰明，能伏煩惱，至於非非想處，命終還作畜生道中飛狸之身，沉復餘者。故知未證聖果已還，皆應流轉，備經惡趣。跋陀問：

世尊！云何能斷一切諸有，不再生死輪迴？

須跋陀羅！若觀實相，是人能斷一切諸有。

世尊！云何名為實相？

須跋陀羅！無相之相名為實相。

世尊！云何名為無相之相？

須跋陀羅！一切法無自相他相，及自他相，無無因相。四句推求不可得相。無作相無受相，無作者相無受者相，無法非法相。無男女相。乃至無菩提相，無得菩提者相，無業相無業主相。無煩惱相無煩惱主相。如是等相，隨所滅處，以空遣除實有，名真實相。實相亦名法界，亦名畢竟智，亦名第一義諦，亦名第一義空。

論辨會場，除了須跋陀羅證阿羅漢果，諸位菩薩等皆得實相法益。

那一夜，是二月十五，明月高懸，清風徐徐，一位垂當圓寂的老人，猶作師子聲吼，師吼一震，降伏了憍慢仙人，須跋陀羅捨邪歸正，作為世尊最後弟子。噫！佛門隨時開，有緣自然來。

（取意自大經三十六）

白雲謠送明教嵩禪師歸山 懷璉

白雲人間來，不染飛埃色。遙爍太陽輝，
萬態情何極。嗟嗟輕肥子，見擬垂天翼。
圖南誠有機，去當六月息。寧知網緼采，
無心任吾適。天宇一何遼，舒卷非留迹。

山舍晚歸

契嵩

薄暮還精廬，徐行無所並。日入月還清，
山空水更靜。彷彿聞疎鐘，脩然在西嶺。

湛然詩鈔

七二

寄語高世流，來茲謝塵境。

寄龍井辯才法師

道潛

法師安遠徙，我見常罄折。頽綱製像運，
基構甚宏達。煌煌四十載，說法傾吳越。
人天會方丈，萬趾常雜遝。藹然如丘山，
四座羞蟻垤。投老倦揮松，毅然辭且決。
飢鷹得秋風，轉盼俄一掣。結茅南山陲，
雲蘿占幽絕。昔我海上還，相尋訪林樾。

夜闌叩微要，猿鳥寂不聒。慧風洒幽襟，

法雨濯枯枿。別來今四載，寒暑驚屢闕。

相望如晨星，杳杳各天末。何當從杖藜，

一笑龍泓月。

遊靈隱寺

道諫

長吟遊古寺，九里入青松。鳥向花間語，
僧從月下逢。陰廊連碧殿，清磬雜疎鐘。
回首夕陽晚，烟霞鎖亂峰。

湛然詩鈔

七二

送禪友

可士

一鉢即生涯，隨緣度歲華。是山皆有寺，
何處不為家。笠重吳天雪，鞋輕楚地花。
他年訪禪室，寧憚路岐賒。

弔黃龍和尚塔

克文

示滅師何速，空遺塔此中。僧聞四海錫，
誰復九年風。鳥外千峰堯，人間一徑通。
寥寥朝與暮，唯有白雲同。

九十六年三月份會務報導

(會訊第307期)

捐款芳名錄

(總計 陸萬柒仟貳佰元整)

貳仟元：林鳳英 林玉蓉 徐鈺銓 徐黃貴美

徐淑媛 蔡天化

壹仟元：月薪 宏益師 釋悟福 悟微

楊好晒 李隆智 黃清德 傅冠智

張鄧治

伍佰元：道益師 修欣打字行 度小月

王延祺 李承育 李慧玲 李幸珍

李幸芬 李宗龍 高春仙 陳永漢

宋淑貞 陳羿宏 黃鈴心 黃朝麟

吳燕靜 吳智義 吳鴻圖 吳李玉香

吳俊凡 吳泓霆 吳明杰 吳淑燕

傅冠盛 楊蕙嫻 張榮富 江柏興

許瑞吟 謝孟哲 方宏鍊 洪振銘

洪秀宏 洪貴玲 洪秀源 洪桂昭

顏千真 高淑惠 康廖來嬌 洪桂紹

肆佰元：王建宗 王延銘 王昱絜 李淑珍

吳燦輝 吳政益 吳謝錦治 韓立銘

叁佰元：林世豐 吳美樺 吳郭春瑾 鄭婷方

貳佰伍拾元：李靜蓉 張鏢涼 韓立銘 羅文秀

貳佰元：靜慧 證義 李錦菊 李眞業

林美辰 林連娣 林盼 林融唯

陳俊竹 陳新昌 陳新加 陳崑嚴

黃美月 黃陳秀鸞 黃景智 吳新長

吳俊毅 楊老得 楊鵬漢 楊炳輝

張秋華 徐明汶 韓麗玲 韓慧玲

侯坤隆 侯坤成 侯燦榮 侯梅雪

蕭伊欣 蕭伊慧 郭阿英 郭保成

郭翊華 許素月

96年3月份收支明細表

收	上月結存	\$233,851	90
	本月收入	\$ 67,200	00
	收入總計	\$301,051	90
支	教育文化支出		
	福田雜誌第249期印刷費用	13,800	00
	福田雜誌郵寄費用	5,317	00
	劃撥代金手續費	60	00
	供養法師(他寺)	6,000	00
	濟助支出		
	洪樺燾	2,000	00
	洪樺熾	2,000	00
	鄭旭洋	2,000	00
	方惠珍	2,000	00
	吳明智	5,000	00
	黃張彩鳳	5,000	00
	翁戴金鳳	5,000	00
	吳戴銀香	5,000	00
	楊榮偉	5,000	00
	林建志	5,000	00
	支出總計	\$ 63,177	00
本月合計		\$237,874	90
收支比較		94 %	

壹佰元：阿彩

宋孟霖 劉義文

許雀芬 宋沛玲

李桂雲 王愛玉

陳宗宏 林錦伯

陳柏璋 陳寶蓮

陳儀嫻 陳粉

黃怡瑄 黃怡禎

黃志新 黃志武

吳芸萱 吳李玉理

張凱韋 鄭棋安

顏愛娥 侯汶其

葉麗秀 董明福

廖江源 鍾明忠

許雀芬 劉義文

宋孟霖 宋沛玲

李桂雲 王愛玉

陳宗宏 林錦伯

陳柏璋 陳寶蓮

陳儀嫻 陳粉

黃怡瑄 黃怡禎

黃志新 黃志武

吳芸萱 吳李玉理

張凱韋 鄭棋安

顏愛娥 侯汶其

葉麗秀 董明福

廖江源 鍾明忠

許雀芬 劉義文

宋孟霖 宋沛玲

李桂雲 王愛玉

陳宗宏 林錦伯

陳柏璋 陳寶蓮

陳儀嫻 陳粉

黃怡瑄 黃怡禎

黃志新 黃志武

吳芸萱 吳李玉理

張凱韋 鄭棋安

顏愛娥 侯汶其

葉麗秀 董明福

廖江源 鍾明忠

許雀芬 劉義文

宋孟霖 宋沛玲

李桂雲 王愛玉

陳宗宏 林錦伯

陳柏璋 陳寶蓮

陳儀嫻 陳粉

黃怡瑄 黃怡禎

黃志新 黃志武

吳芸萱 吳李玉理

張凱韋 鄭棋安

顏愛娥 侯汶其

葉麗秀 董明福

廖江源 鍾明忠

會長：顏高龍
副會長：孫申娥

會 功 德 田 福 寺 然 湛

3月份救濟事蹟

1. 吳明智先生：住南縣新營市太子宮一七四號，六十歲。案主未婚獨居，家境清寒，但未符合收容安置條件，目前由太子宮寺廟人員提供中、晚餐。其長兄視障，依賴補助維生，另二人遠居台北，協助有限。今因低血糖及尿毒症，需長期洗腎，但卻無力負擔住院及日後洗腎費用，故本會協助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2. 黃張彩鳳女士：住南縣柳營鄉東昇村四三五號，八十七歲。案主不識字與夫早年務農維生，案夫中風已不良於行，其子多年前因病過世，目前由三位女兒輪流看護。因其都有家庭，對案主夫妻經濟上之支持有限。而案主不怕跌倒造成骨折又需更換人工關節，且多次不明發燒延遲出院，其費用無力負擔，故本會協助其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3. 翁戴金鳳女士：住南縣新營市建業路一五七巷三十二號，七十五歲。案主不識字，與夫務農維生，早年居住北門，因飲食關係罹患烏腳病，治療多年，但年紀越大血液循環漸差，今因跌倒導致骨折，烏腳病患腿惡化而需進行截肢。其育有一子，但於北部工作甚少返家，經濟狀況亦不佳，無力負擔案主之費用，故本會協助其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4. 吳戴銀香女士：住南市塩埕路二九一巷一一七弄一號，八十二歲。案主早年與夫務農維生，案夫早逝，案主獨力撫養二子。今罹患糖尿病及慢性肺阻塞，平日行走即呼吸困難，本次因突發呼吸暫停而送醫，由於二子皆成家但經濟狀況不佳，多次因生活及醫療費用爭執，故本會先予以協助其費伍仟元整，給予家屬緩衝時期以因應日後之長期醫療朝出。

5. 揚榮偉先生：住南市東光路二段八十二巷二號九F之一，三十二歲。案主從小即被收養與養父母同住台中，十多年前搬至台南與姐同住。但在高中職開始發病，至今都無就業。今因有攻擊行為，打擾社區安寧而被強制就醫，由於精神症狀明顯，需長期就醫，但家中支持系統薄弱，本會協助其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6. 林建志先生：住南市安平區育平路一六六號五F之二，三十九歲。案主罹患精神分裂症，陸續就醫治療，因疾病關係無法持續工作，目前賴身心障礙津貼生活。因家中尚有一各精神病患，僅案母一人打零工維生，實無力再負擔其長期治療，故本會協助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7. 本月固定幫助戶：洪樺爨先生、洪樺煜先生、鄭旭洋先生、方惠珍女士，以上各貳仟元整。



舊日(某寺請經虔誠莊重)

• 贈閱 •

■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佛曆三〇三四

■ 發行人：雲庵

■ 電話：(06) 2228518

■ 社址：台南市70050忠義路二段38巷8號

■ 郵政劃撥：0366921~4 福田雜誌社帳戶

■ 印刷廠：先進印刷社

(台南市育樂街115~1號)

■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臺省誌字第991號

■ 中華郵政南台字第267號執照登記為雜誌類交寄